陕西工人報

两则外国官员轶事读后

张中山

一月四日的《西安晚报》上刊登这样两则报道：

一则是："荷兰首相再次勇抓小偷"。据称，荷兰首相吕贝尔斯，去年在鹿特丹港和家人欢度除夕时，发现两名男女小偷行窃，便和儿子一起去追赶。小偷跳上一辆刚开过来的电车逃去，首相父子便驱车尾随，直到电车在一个站上停下，他们在售票员和赶来的警察帮助下，抓住了其中的男性小偷。报道又称：这位首相在去年十月和他夫人、儿子一道，还曾在他家附近协助警察抓过两名小偷。

另一则是，"市长当跑堂"。据称："泰国首都曼谷市市长乍隆·西芒，在工作之余常常到他夫人开的一家小餐馆里当跑堂，与其他小伙计们一样，为食客端饭送菜，还有时与他们聊天"。又说，这位市长还是一位退役少将哩！

鄙人孤陋寡闻，没有出过国留过洋，对于外国的官情民情，没有直接的感受和认识。但是，新华社电讯，登在我们的报纸上，大概还是可信的吧！

两则轶事所提到的身为首相、市长之尊的起乎"为官之道"的行为，真使我有些大惑不解，身为一国之首相，一市之市长，为何连"官体"也不顾呢？竟然屈尊去做普通"小人物"做的事，如亲自抓小偷，为何不打个电话，或者自己也不消打，让秘书去打，把警察局训斥一顿，然后作几点指示，让他们立即出动，把正在行进的电车拦截住，乘客难道敢指责首相妨碍了交通管理吗？又何劳首相父子驱车尾随，而又待电车到站才抓小偷？再就是那位市长，夫人开饭馆或办商店之类，已属很不体面、很不相称之事，"夫贵妻荣"不是世之常理吗？即使要办点赚钱的生意，人手不够，市长手下的办事人员连这个忙都不帮，连这点眼色都没有？何不"用一用手中的权力"？难道不知道"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"？竟然工作之余自己去动手。真是太……

我怀疑他们都是不懂得"为官之术"的角色。

然而，仔细一想，不懂得"为官之术"又有什么不好呢，不是可以少带点官气吗！虽然他们的整个为人，无从深知，但是就这一点而论，是很值得"为官"者借鉴的。

"恶人"薛禄

（小小说）

陈欣明

他住的这个院子，有五、六户人家。每户人家，都有小孩儿。这些小孩儿一闹起来，一吵起来，一哭起来，像是开了一台戏。有的人家细声细气地哄孩子，有的人家恶声恶气地训孩子。而这几招都不奏效，因为这几家的孩子都娇惯了，照样哭，照样闹，照样在地上打滚儿。他呢，觉得这是正常的，世界上有了小人儿，就会这般热闹的。

有一天，张家的老奶奶找了来，说是请他帮忙做一件事。他很是疑惑，他想，他，薛禄，这个小镇上普普通通的搬运工，能帮忙做什么事呢？

张老奶奶说，请他哄哄孩子，或者直说吧，是去吓吓孩子——因为他再也没有更好的哄孩子的办法了。

张老奶奶七岁的孙子淘气得很，在地上滚了一身灰，硬要奶奶也照样滚一身灰。理由是奶奶要给他洗澡，而奶奶是先洗了澡的，奶奶不该先洗澡。对于孙子这种毫无道理的要求，张老奶奶差点应了下来……

他去了。进了屋，小男孩兀自在地上打滚儿，见他进屋，依旧闹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他虽莽撞，心眼却是极好的，唯恐吓坏了孩子，只眼一瞪，拳头一捏，大声说："你要再哭，再闹，我把你们送你到黑熊住的地方去！"接着，"啪、啪"，朝着小孩的屁股不轻不重打了两巴掌。小孩马上爬起来，伸着一双手，扑到奶奶怀里，一边朝他张望，一边说："奶奶，我不打滚了，我不到黑熊那里去……"张老奶奶立即不失时机地加以配合。

初战告捷。邻家大凡有小孩哭、闹，只要说："薛禄来啦！"小孩儿马上噤了声。

小院好久是安静的。邻家都很感激他，善意地称他"恶人"薛禄。

他起初很得意，慢慢地却不习惯了，小院里没有了小孩儿的哭声，吵闹声，他倒觉得不热闹了。更重要的，这些小孩见了他，唤一声"恶人来罗！"便会远远地躲在一边。他门前的葡萄熟了，给邻家小孩儿送一嘟噜两嘟噜的，人家也不敢接，就怯怯地接了，象受惊的小兔子，一下又逃走了。

他感到孤单、寂寞了。

岁月荏苒，不觉过了好多年。邻家的孩子长大，也有了小孩儿。他老了。

忽然有一天，他立志不再做这种"恶人"了。原因很简单：他不愿背着"恶人"的名儿离开这个世界。

有那么几天，他上街去，听见小镇上的人议论新调来一个镇长。他没在意，也没打听是谁。反正不管谁当镇长都一样。

他坐在门前的葡萄架下乘凉，费力地仰着脸，看那一嘟噜一的嘟噜的青葡萄。

"薛老爹。"有人唤他。

他应了声，扭过脸来。唤他的是个三十五、六岁青年人，正冲着他笑呢。他觉得很面熟，又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，那青年人说了自己的名字，他摇摇头。青年人红着脸补充了自己的奶名，他一下记起来了，是二十多年前淘气的小男孩。青年人说："薛老爹，我到你这里来，就像到自己家一样，"看见您就象看见了我的奶奶，当初你们是那么爱我。"

他很感慨，差点没掉下眼泪来。

……后来才知道那竟是新来的镇长！他惊呆了，愣了好一阵儿，尔后又愣了好几天。再以后重操旧业，当了"恶人"。邻家们依旧感激他，常说些好听的话，瓜果上市常送果梨儿、瓜儿什么的。他呢，待葡萄熟了时，总要挨家给小孩儿送去。小孩儿既怕他，又馋他葡萄架上的葡萄，滴几滴眼泪，流几口口水。

（题图 插图 驰张）

调皮的小猕猴

去年十月的一个晚上，某部特务连战士在老山主峰附近执行潜伏任务时，意外地捉到了一只小猕猴。

这只小猴很逗人喜爱，它出生才几个月，身上的毛还没长全。平时，战士们争先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食物拿出来喂它，晚上把它放在床边，用衣服盖好，老怕它凉着。有一次，它肚子饿了，就追到炊事班找食吃，揭钢精锅时，发生了撞击声，这一下可惊动了战士们。起初，人们以为是越南特工人员，端起枪向伙房逼近，待走近一看，原来是这只调皮的小猴。

上个月，记者到这个部队采访，吃午饭时亲眼见到了这只小猕猴，并和它一起照了相。张副参谋长告诉我，它现在已经学会喝啤酒了，说完便倒了半杯啤酒递给它，它果真不客气地端起就喝，一饮而尽。副参谋长还说，这只小猴谁对它好，它就和谁逗着玩，如果谁要打它，或抽烟时往它脸上吐烟雾，它就跟谁翻脸，盛怒之下，一跃而起，跳到你的身上，迅即撒一泡尿，让你的衣服上的尿腥味几天散不掉。

这个部队的指战员们已经商量好，等到他们凯旋归来时，把这只从战地上捉来的小猕猴赠送给西安动物园，以表老山战士对家乡人民的深情。（范国俊）

国画 景德庆

本版责任编辑 叶广芩

猫耳洞里的故事

小幽默

在一个剧场里，一位观众站起来走进了休息室。几分钟后，他回来了，向坐在这排的第一个观众问道："请问，我刚才踩的是您的脚吗？"

"对，不过没关系。"

"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想证实一下我是不是坐在这排。"

印象

（小小说）

亦文

散射着暗红灯光的小屋里，余明将一张曝过光的相纸浸入显影液中。他用镊子夹住轻微地晃动着，相纸渐渐出现了影子……

"注意！"站在一旁的团委书记程石急切地说道，"这是明天上宣传栏的，效果一定要好。"

余明准确地夹起这张相片，放入初定液中。相片异常清晰：程石双手托住"120"相机，低头看着取景框，正为一名含笑的旅客拍照。余明注视着相片，中午团日活动的一幕幕又出现在眼前……轻快的乐曲声中，团员们热情地为旅客理发、送水，程石不停地奔忙着、顾不上揩一把脸上的汗水，为来往的旅客留下一张张愉快的记忆……余明想，明天，这些相片就要寄往各地……

"挺好！就照这种程度洗吧！"程石象作出鉴定一样。

于是，曝光、显影……又一张相纸在显影液里晃动，余明问道："那些底片呢？"

相纸上程石的另一种身姿正在显现……

"哪些？"程石似乎不解。

"为旅客拍照的那些呀。"余明提醒到。

"哦——那相机里我根本有装胶卷……"

"啊——"竹镊子从余明手中滑落。药水无情地浸蚀着相纸，相面上的程石渐渐黑了…

塞外，我见到这样一轮月亮

闻频

那天，我在塞外住下了
一个沙柳子组合的村庄
夜，静得颤栗
静得恐怖，静得偌大的宇宙
只有窗外这一轮月亮
我扒在小土层的窗口张望
月亮很低，很低
既没有关中春月的明媚
也没有秦岭秋月的高朗
仿佛是远古的青铜浇铸的
虽不挂一丝铜锈
却这样古色古香……
蓦地，我看见博物馆的一枚
铜镜
正贴在秦汉武士的胸膛
在这样的夜色，这样的边关
我仿佛又看到了拚杀的斧钺
又听到了飞镝的鸣响，哦
这里曾是血肉横飞的沙场
难怪这一轮月亮这样冰冷
冰冷的脸，显得这样蜡黄
难怪这里的人烟这样稀少
夜幕里，只有风卷的边声
敲打着冷月封闭的门窗
风沙覆盖住峥嵘的武士，就
掩埋了枯槁的白草
武士再看不到这月亮了
月光切断了营房的路，留下
的
是母亲和妻子，千里外
那油灯下含笑的期望……
这就是我看到的月亮
塞外，这高高悬起的一脸冰
霜
这一轮历史的铜镜
这一片炎人的寒光……

青春短笛

姚德华

一

夜空里有许多无名的星星
不论是否有人注视着他们
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闪光

二

远航的船
总是把负重的痛苦藏在水下
而在前进的欢乐中扬波鼓浪